



曲園叢書

14
484
14



484
14



諸子平議卷七

德清俞樾

晏子春秋

公涵而不聽

諫上

樾謹按此但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涵也涵疑
個字之誤離騷個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個背也公
聞晏子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個涵同聲又因
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為涵矣

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

樾謹按也當作邪乃詰問之詞古也邪字通用故陸

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卽呼爲也竝其證矣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詞正與此同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

懃謹按小爾雅廣言周而也蓋觴各五獻一而而止

故曰周觴五獻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懃謹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卽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無

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字據上文云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以鄉里竝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懷寶乃壞室之誤說本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此所謂窮約者卽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所謂飢餓者卽承飢氓里有數家而言

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燎使足以畢霖雨

樾謹按孫氏星衍音義曰命稟言給之稟也此說與文義未合又云下云柏則此或臣名說稍近之然亦非也稟乃官名卽周官廩人也稟廩古字通耳使之巡行氓閭有乏食者周給之正廩人之事
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

樾謹按柏亦官名也與上文命稟一律古柏與伯通故漢書古今人表伯與作柏譽伯益作柏益伯封作柏封逢伯陵作逢柏陵是其證也此柏字亦當作伯管子輕重丁篇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然則此所謂伯卽左右伯也其職卽古之常伯周書立政篇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是古之常伯猶漢之侍中乃近臣也說文支部敝迤也引周書常敝常任敝訓迤有迫近之意是此官名本當作敝伯柏竝段字也發金予民出自內府之藏故使近臣將命焉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外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樾謹按外三日而畢五字爲句外當作終字之誤也古文終字或作終廣雅釋詁曰終竟也終與外相侷因致誤耳巡求氓寡用財乏者終三日而畢若過三日是不用令將治以罪故曰後者若不用令之罪下

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適如其期無敢後也
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樾謹按三謂三日四謂四日人則以三日爲期士則
稍優容之以四日爲期皆使得辦裝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
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

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
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算之士師算之明沈啟南本與
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念孫按羣書
治要是也筴隸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

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
甚明若作筴之則義轉晦矣王氏謂以策書諫無論
以策書諫不可僅謂之策且亦豈待令三出而始諫
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若令三出而始
諫轉病其諫之晚矣蓋晏子原文正作莫之從傳寫
奪從字則莫之一字於義未足後人因下文有請從
士師之策句以意妄改之或爲筴或爲算禮記仲尼
燕居篇注曰策謀也文選運命論注引倉頡曰算計
也是策算義相近疑下文請從士師之策或作請從

士師之算後人各據所見本改之耳不作策而作策者因策字之形與莫字不類也即此可知原文之作莫矣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兩莫之從者而言凡古書之義必求其安未可喜新而厭故也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

王氏讀書雜誌曰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反矣羣書治要正作去惡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若改立惡為去惡則上句立愛之文又不可通必

改為立善始得矣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不當改立為去羣書治要作去惡乃後人不知立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

樾謹按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有男子五百乘之家傳寫奪之耳

置大立少亂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從羣書治要作置子立少非也下

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竝以長少對言則此文亦當作置大立少國語周語曰是以小怨置大德也韋注曰置猶廢也然則置大立少猶云廢大立少正與廢長立少同義晏子原文疑本作置大立小亂之本也大與小對猶長與少對也後人因下文立少字兩見因亦改爲立少耳少小音義竝相近故易淆亂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云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特牲饋食禮挂於季指注云季小也釋文

作季少竝其證也王氏不知少爲小字之誤而反以置大爲置子失之矣

使史固與祝佗

樾謹按衛祝鮀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佞字之誤昭二十一年左傳君益誅於祝固史闞此云史固祝佞卽彼祝固史闞也祝史互錯與佞聲近而誤耳

使君之年長于胡

樾謹按胡者蓋謂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共享國久矣諡法保民

者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為祝詞而史記乃有見殺之說或傳聞之異不足據也今君若設文而受諫

樾謹按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為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

樾謹按國中之寒者何限必人人衣之以裘勢必無以給之且文王之民老者衣帛而已未聞其衣裘也出裘當作去裘意林作公乃去裘是也公本被狐白之裘聞晏子之言不安於心令左右之人為之去裘

故曰乃令去裘也發粟與飢寒本作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遂改飢人為飢寒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此文又因飢寒二字於文未安於飢寒下增者字皆非晏子原文也文選雪賦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

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田官名也申當為司史記畱侯世家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

通用申田卽司田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

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

樾謹按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遽云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矍然曰從之從卽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

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

諫下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言一妾男子能書記者卽成讞矣此說非也一妾男子不可止曰一妄妄疑妾字之誤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滑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

今束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

樾謹按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畱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尋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

往往相混

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

樾謹按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為闔襄十七年左傳吾

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語意與此同

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朝韋罔未詳或人名今按韋罔

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靈于九濱

王逸注曰朝召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

與昭通故亦與召通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

未幾召韋罔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段朝為

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罔三字為人名則
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即不足見晏子匡諫之
功矣

帶球玉而冠且

樾謹按且當作組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為冕

纓

尊暗非害國家而如何也

樾謹按害下奪治字家下衍而字晏子原文本作非

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如通用如何即而何上文公

曰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

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
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
作孽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
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

懃謹按流失義不可通問上篇曰臣恐國之危失而
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

懃謹按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
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登路寢之臺下
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皆一時之事

服牛歿夫婦笑非有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

懃謹按笑當為哭字之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
之親然歿而哭之者為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
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卽此意也

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

懃謹按王氏念孫謂閒字不可通疑閭字之誤然閭
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閒字本不誤王氏
特以閒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
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
閒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

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鼃之首

越謹按若治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鼃之首蓋津人始皆驚疑以爲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鼃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鼃擊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并無治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

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
越謹按二語不可曉孫氏解上句曰同爭一桃而節解下句曰宜言不宜夫同爭一桃何節之有且宜言

不宜則節亦言不節兩句豈容異義乎孫說非也古治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治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卽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云云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卽以定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君得合而欲多

問上

越謹按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於王下言合於王合卽給也君得合而欲

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
佞不吐愚

樾謹按吐當作咄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易混若費之
爲賣敷之爲敖是也咄者誦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
古得相通若詠之爲咏諧之爲嗜是也佞不誦愚言
不以佞而誦愚也佞者有才辯之稱故與愚相對正
與上文貴不凌賤富不做貧功不遺罷一律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樾謹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
竄卽出其邦域之外也孫氏音義曰雉奔言捷也未

達其旨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君之通稱故五等之
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孫氏必
以其爵爲疑泥矣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

樾謹按大之事小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小之
事大其說是也彼周者殷之樹國也乃證小事大弱
事強之誼言周之初乃殷之樹國耳及周日強大而
爲天子則殷且事之矣微子是也正見魯以弱小而
不能事強大之失

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

之道也

榘謹按此所謂殷卽宋也宋得稱商則亦得稱殷矣
變小孫氏星衍謂疑卽禰小是也變禰音近故段用
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氏傳所謂魯有佗竟
走望在晉也因晉與魯形相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
止此一見淺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蓋
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
既小弱不足爲援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
滅國之道也

廢罪順於民

榘謹按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是謂廢置順於民

不爲行以揚聲

榘謹按古爲僞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
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也不
僞行以揚聲言不僞託高行以揚聲譽

中聽以禁邪

榘謹按聽謂聽訟也古謂聽訟爲聽書大傳諸侯不
同聽注曰聽議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足
以禁邪也尙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然則

中聽二字蓋本於尙書矣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夫
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又曰慢
聽厚斂則民散聽與斂並言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
之意

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羣書治要以居字爲君字之誤
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
君則義不倫矣古之君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
雖汙所行則潔是謂不權居以爲行

積豐義之養

樾謹按豐義二字誼不可通義當作羨字之誤也羨
饒也豐羨猶豐饒矣

地不同生

樾謹按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
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爲性
地不同性卽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
蓋不知生爲性之段字而改之未足爲據

吾欲和民親下奈何

樾謹按和民當作和臣下文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
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民字之誤

聞寧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

問下

樾謹按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文六年左傳曰樹之風聲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卽聲律也輕重己篇吹壘篴之風猶言壘篴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遺聲得其義矣此云賢人之風猶賢人之聲也孫氏曰讀如諷非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

樾謹按廉字義不可通疑當作秉說文秝部兼持二禾兼持一禾秉與兼形相侶秉誤爲兼又誤爲廉耳

爾雅釋詁曰秉執也秉政猶言執政景公問晏子人臣執政而能長久其所行何若秉誤爲廉則義不可通矣下文曰廉政而遯亡其行何也誤同不以威強退人之君

樾謹按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吳人藩衛侯之舍是以威強迫人之君矣故晏子以爲諷也

鋹然不滿

樾謹按鋹當爲歎說文欠部歎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歎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歎故

曰歎然不滿

犒魯國化而爲一心

越謹按犒當爲擣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擣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擣然而不下索隱云擣舉也擣魯國化而爲一心猶云舉魯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擣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作犒則不可通矣夫偏邇于君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

越謹按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

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

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越謹按儉乃斂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斂則民散此云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旣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越謹按旣靜矣晏以五字文不可通孫云疑有脫誤是也靜字疑當作請聲近而誤晏當作宴聲近形似且本書多晏字少宴字故誤也矣衍字以字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句旣請以宴句平公問焉蓋饗禮畢後又行宴禮若昭

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是也

考非履

樾謹按詩山有樞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相履趙注曰相猶叩楮也然則考履與相履同義孫氏訓考為成猶未得也

鬻桑豢收之處不足雜上

樾謹按收乃牧字之誤蠶桑豢牧之處不足故下云絲蠶于燕牧馬于魯也孫氏不知收為牧之誤反讀豢為豢失之矣

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樾謹按依猶因也偶讀為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於政者因物而寄於政也若晏子因築臺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孫曰言據事而不違于政未得其義

蚤歲溜水至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說文雷屋水流也溜同雷此說非是下文曰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是水之大如此豈屋雷水平溜疑溜字之誤齊都營丘溜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溜水大至而為害也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

樾謹按說苑反質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爲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

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樾謹按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公自喜託國之得人故曰我豈過哉吾託國于晏子也如今本則語不

可通矣

公曰善哉知苦言

樾謹按知當作如苦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善哉如若言猶云善哉如若所言

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

樾謹按愚者多悔與不肖者自賢兩意不倫說苑雜言篇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卽本晏子之言疑此文本作愚者自多傳寫奪自字淺人妄補悔字耳

噎而遽掘井

樾謹按掘井與墮無涉說苑雜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

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

樾謹按方乃與字之誤與本作与隸書方字作方相似故誤也與見國之必侵不若死日與日不若正相應今誤作方則不可通矣

臣請禳而去

樾謹按句末當有之字說苑辨物篇正作臣請禳而去之

爲禳君鴟而殺之

樾謹按說苑作爲君禳鴟而殺之此文君禳字誤倒且無令君知之

樾謹按柏常騫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苑作且令君知之蓋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卽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騫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

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

樾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

以壽三族者以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亦即能保也說文土部塲保也壽字古作耆與塲並從冑聲故義亦得通矣免粟之食飽

樾謹按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免與脫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爲證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文失之士之一乞也

樾謹按乞當作既說文皀部既小食也論語日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竝通士之一既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竝同故曰嬰無倍入之行而有參士之食也

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樾謹按荀子哀公篇竊其有益與其無益楊倞注曰竊宜爲察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崔本作察察蓋竊與察一聲之轉廣雅釋詁曰竊著也釋訓曰察察著也是其聲近義通之證窮不可竊當作窮不可察言窮極之則反無以察矣故國不可窮也

召衣冠以迎晏子

外篇重而異者

樾謹按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
衣草冠更受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氏念孫謂易衣
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
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
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
四字矣

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

樾謹按毋知有死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如毋有
死者而毋有死也諫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

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誤作知寫
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其國以禍四字爲句言國以之而
受禍也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爲文說詳羣經平議
左傳

田無字爲得矣

樾謹按得字義不可通疑圻字之誤圻誤爲圻又誤
爲埠耳圻者幾之段字隱元年穀梁傳注天子畿內
釋文曰畿本作圻然則圻之通作幾猶圻之通作畿

也田無字爲圻矣猶曰田無字爲幾矣問上篇曰田無字之後爲幾是其證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

樾謹按今爲人子下不當有臣字蓋衍文也益成造之意蓋謂忠孝一也故子胥自忠其君耳而天下之父母皆願得以爲子矣今爲人子而父母不得合葬是離散其親戚也親戚謂父母也韓詩外傳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是其證也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非孝矣非孝卽非忠矣故曰足以爲臣乎王氏念孫

不達此意謂有闕文非是

臣何敢稿也

樾謹按此稿字與問下篇稿魯國之犒同爲擣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擣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擣拂晏子言臣何敢擣言臣何敢有所擣拂乎蓋因公忿然作色故云然

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廣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依依也是隱與依聲近誼通此隱字當讀爲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

由是觀之其無字之後無幾

樾謹按無幾當作爲幾字之誤也問上篇正作田無字之後爲幾可據以訂正

今日吾譏晏子訾猶保而高檝者也

樾謹按訾乃譬字之誤檝乃擻字之誤高讀爲咎以高爲咎猶以咎爲臯尙書臯陶謨釋文曰臯本作咎是其例也墨子公孟篇是猶果謂擻者不恭也此卽保而咎擻之義保爲保體擻者揭衣也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擻鄭注擻揭衣也擻誠不恭保則更甚故曰譬猶保而咎擻者也

當此之時民無飢

樾謹按飢下當有者字如今本則文義不足說苑政理篇正作民無飢者

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

樾謹按不周當爲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爲專也疑古本段粵懣之粵爲由其形與古文周字作粵者相近因誤爲周耳

敬見不問其道 外篇不合經術者

樾謹按敬字當作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苟與亟通苟見猶云亟見孟子萬章篇穆公

亟見於子思與此同義亟見而不問其道仲尼所以
行也苟字經傳罕見淺人遂加支作敬耳
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

孫氏星衍音義曰一本道作單非王氏引之曰作單
者是也單讀爲瘰爾雅瘰病也字或作瘰大雅板篇
毛傳曰瘰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
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
必病也

樾謹按王說是矣惟從別本作單而訓爲病事之教
似近不詞道乃退字之誤說文辵部退數也周書曰
我興受其退退事者數事也今微子篇作我興受其
敗經傳遂無退字淺人不知其義見上句有路字因
妄改爲道字耳

公曰合色寡人也

樾謹按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
曰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色上竝無合字合疑否
字之誤否字自爲一句說文一都否相與語唾而不
受也從一否聲公曰否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
耳

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

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

樾謹按孫刻本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彼爲破其實非也彼黃布者言彼其所捐之布乃黃布也若作破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矣烝棗上亦當有彼字蒙上而省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樾謹按此下各本均闕孫刻本據太平御覽增而王氏讀書雜誌謂雜取諸書補入不足爲據因詳錄元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人事部所引補之洵較孫

刻爲備矣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非其全者王氏不錄說苑何也故備錄于左補王氏徵引所未及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眾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諸子平議卷七

諸子平議卷八

德清俞樾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

樾謹按常與尚古通史記衛綰傳劔尚盛漢書尚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為安賈子宗首篇尚作常竝其證也尚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為上道名可名不足為上名即上德不德之旨也河上公以上篇為道經下篇為德經道經首云道可道非尚道德經首云上德不德其旨一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樾謹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與今本異者數百事此文作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荆公竝於無字有字絕句亦當從之常字依上文讀作尙言尙無者欲觀其微也尙有者欲觀其歸也下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空正承有無二義而言若以無欲有欲連讀既有欲矣豈得謂之空乎

萬物作焉而不辭二章

蘇書齋

樾謹按不辭當就聖人說不當就萬物說方與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一律河上公注謂不辭謝而逆上非也不辭猶不言卽上文所謂行不言之教者唐傅奕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畢氏沅謂辭始同聲以此致異奕義爲長然三十四章云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與此章文義相近恐未可舍古本而從傳本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四章

樾謹按說文皿部虛器虛也老子曰道虛而用之虛訓虛與盈正相對作沖者段字也河上公訓沖爲中失之第四十五章大盈若沖沖亦當作虛又按或不盈唐景龍碑作久不盈久而不盈所以爲虛殊勝今

本河上公注曰或常也訓或爲常古無此義疑河上
本正作久也

解其紛

樾謹按釋文河上公本紛作芬然芬字無義此句亦
見五十六章河上公於此注云紛結恨也當念道無
爲以解釋於彼注云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爲以解
釋之注義大略相同則河上本芬字當讀爲忿若以
本字讀之則注中結恨之義不可解此章紛結恨也
俗刻又譌爲結根而義益晦賴此文兩見注又相同
尙可訂正耳王弼本五十六章作解其分注云除爭

原也則亦讀爲忿矣顧歡本正作忿乃其本字芬紛
竝段字耳

谷神不死 六章

樾謹按釋文河上本谷作浴云浴養也然浴字實無
養義河上本浴字當讀爲穀詩小弁篇蓼莪篇四月
篇竝云民莫不穀毛傳竝云穀養也穀亦通作谷爾
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詩正義引孫炎曰谷之言穀
穀生也生亦養也王弼所據本作谷者穀之段字河
上古本作浴者谷之異文王弼不達古文段借之義
而有中央無之說斯魏晉之清談非老氏之本旨

抱一能無離乎 十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無乎字唐景龍碑亦無乎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則古本固有乎字又按能如嬰兒句河上公及王弼本均無如字於文義未足惟傳奕有如字與古本合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為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竝勝當從之愛民治國

能無為即孔子無為而治之旨明白四達能無知即知白守黑之義也王弼本誤倒之河上公本兩句於作無知則詞複矣天門開闔能無雌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諸句而誤王弼注云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是王弼本正作能為雌也河上公注云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是亦不作無雌故知無字乃傳寫之誤當據景龍本訂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十二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云爽亡也王弼注云爽差失也於未得爽字之義呂氏春秋尊師篇曰且天生人也而

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以口爽與耳聾目盲竝舉正與老子此章同列子仲尼篇曰目將眇者先睹秋豪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然則爽者口病之名故莊子天地篇云五味濁口使口厲爽淮南子精神篇云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疑古語災也新序雜事篇引呂子爽作暗可知口爽猶口暗正與聾盲一律矣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

十三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注曰辱爲下賤疑兩本均有奪誤當云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河上公作注時上句未奪亦必有注當與辱爲下賤對文成義傳寫者失上句遂并注失之陳景元李道純本均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可據以訂諸本之誤

古之善爲士者

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謂得道之君也則善爲士者當作善爲上者故以得道之君釋之上與士形似而誤耳

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樾謹按蔽乃敝之段字唐景龍碑作弊亦敝之段字永樂大典正作敝不新成三字景龍碑作復成二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故能弊而不新成則古本如此但今本無而字於文義似未足耳

如春登臺

二十章

樾謹按如春登臺與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本作如登春臺非是然其注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是亦未嘗以春臺連文其

所據本亦必作春登臺今傳寫誤倒耳文選閒居賦注引此已誤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樾謹按似當讀爲以古以似通用易明夷彖傳文王以之釋文曰以荀向本作似詩旄丘篇必有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篇注引作必有似也竝其證也而我獨頑以鄙六字爲句頑以鄙猶言頑而鄙也故傳彌本作我獨頑且啻可證河上公於頑字絕句之非王注曰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疑王本亦與傳本同矣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
中有物 二十一章

樾謹按惚兮恍兮二句當在恍兮惚兮二句之下蓋
承上惟恍惟惚之文故先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與
上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四句爲韻下文惚兮恍兮其
中有象乃始變韻也王弼注曰萬物以始以成而不
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注文當是全舉經文而奪其中有物四字爰據此可
知王氏所見本經文猶未倒也

以閱眾甫

樾謹按甫與父通眾甫者眾父也四十二章我將以
爲教父河上公注曰父始也而此注亦曰甫始也然
則眾甫卽眾父矣一章曰有名萬物之母二十五章
曰可以爲天下母眾父者猶云萬物母天下母也莊
子天地篇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二十三章

樾謹按下道者二字衍文也本作從事於道者同於
道其下德者失者蒙上從事之文而省猶云從事於
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同於

天也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可證古本不疊道者二字王弼注曰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絲絲若存而物得其真於道同體故曰同於道是王氏所據本正作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熒以河上公注觀之則二字之行久矣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二十四章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是河上本作在道王弼注曰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則當作其於道也方與注合今弼本作在道河上本作於道由傳寫互

誤兩失其真矣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二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輕則失臣注云王者輕淫則失其臣竊謂兩本均誤永樂大典作輕則失根當從之蓋此章首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終之曰輕則失根重則失君言不重則無根不靜則無君也王弼所據作失本者本與根一義耳而弼不曉其義以失本爲喪身則曲爲之說矣至河上公作失臣殆因下句矢君之文而臆改耳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二十八章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是其本作聖人用之至王弼注曰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則當作聖人因之方與注合今作用者後人據河上本改之耳

或挫或隳

樾謹按挫河上本作載注曰載安也隳危也是載與隳相對爲文與上句或強或羸一律而王弼本乃作挫則與隳不分二義矣疑挫乃在字之誤在篆文作𠄎故誤爲挫也或在或隳卽或載或隳載從𠄎聲在從才聲而或亦從𠄎聲州輔碑載貴不濡是也其聲

旣同故得通用矣

以道佐人主者 三十章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以道作人主者乃古本也河上公注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則河上公本亦是作字若曰以道佐人主則是人臣以道輔佐其主何言人主以道自輔佐乎因作佐二字相借又涉注文輔佐字而誤耳王弼所據本已爲佐字故注曰以道佐人主尙不可以兵強於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後人以王本改河上公本而河上注義晦矣

善有果而已

九
懋謹按河上公本作善者果而已當從之王注曰果
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是其所據本
亦作善者故以善用師者釋之今作善有以形近而
誤
不敢以取強

懋謹按敢字衍文河上公注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
名也注中不以二字即本經文其果敢字乃釋上文
果字之義非此文有果字也今作不敢以取強即涉
河上注而衍王注曰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亦不
以二字連文可證經文敢字之衍唐景龍碑正作不

以取強當據以訂正

果而勿強

懋謹按傳奕本作是果而勿強當從之上文云善者
果而已不以取強又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
驕果而不得已皆言其果不言其強故總之曰是果
而不強正與上文果而已不以取強相應讀者誤謂
此句與果而勿矜諸句一律遂妄刪是字耳唐景龍
碑亦有是字當據增

道常無名

三十二章

懋謹按常與尙通說見首章道尙無名者言以無名

爲貴也河上注王注並非三十七章道常無爲義同知止可以不殆

懋謹按唐景龍碑無可以二字是也王注曰知止所以不殆也蓋加所以字以足句而寫者誤人正文故今河上公本作知之所以不殆此作可以者又所以之誤矣

衣養萬物而不爲主三十四章

懋謹按河上公本作愛養此作衣養者古字通也蓋衣字古音與隱同故白虎通衣裳篇曰衣者隱也以聲爲訓也而愛古音亦與隱同故詩烝民篇毛傳訓

愛爲隱孝經疏引劉炫曰愛者隱惜而結於內不直訓惜而必訓隱惜者亦以聲爲訓也兩字之音本同故愛養可爲衣養傳奕本作衣被則由後人不通古音不達古義率臆妄改耳

是以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三十八章

懋謹按無爲與無以爲似無所區別下文云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夫無爲與爲之其義迥異而同言無以爲其不可通明矣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老子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上仁句而誤耳傳奕本正作不

下士聞道大笑之 四十一章

樾謹按王氏念孫漢書雜志曰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本皆作大而笑之今按王說是也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與上文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兩句相對傳奕本作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下士聞道而大笑之蓋誤移兩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字則尙可籍以考見也而勤行之是勤而行之之誤然則而大笑之是大而笑之之誤可以隅反矣

建德若偷 四十一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王弼注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然偷匹之訓於古無徵義亦難曉豈王氏所據本偷或作偷邪以韻求之固不然矣河上公蓋讀偷爲揄說文手部揄引也故解爲若可偷引又因其義未足加使空虛三字以足成之非經旨矣今按建當讀爲健釋名釋言語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是建健音同而義亦得通健德若偷言剛健之德反若偷惰也正與上句廣德若不足一律

禍莫大於不知足 四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此句之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據韓非子解老篇則此句當有惟韓子作禍莫大於可欲誤也其上文曰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則本是罪字明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 四十八章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疑河上原注作治天下當以無事後人因經文譌作常因於注文增入常字耳為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四十九章

樾謹按為天下渾其心下河上公本有百姓皆注其耳目七字王弼本當亦有之故注云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是可證其有此句也注有各用聰明四字在為天下渾其心句下正解百姓皆注其耳目之說而經文奪此句當據河上公本補之

入軍不被甲兵 五十章

樾謹按被河上公本作避據韓非子解老篇云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則甲兵以在己者言自當以作被為長

兵無所容其刃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兵無所容其刃言兵無所用其刃莊子肱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容與庸通庸為用故容亦用也

塞其兌

五十二章

樾謹按兌當讀為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閱來風閱從兌聲閱可段作穴兌亦可段作穴也塞其穴正與閉其門文義一律

是謂盜夸

五十三章

樾謹按夸字無義韓非子解老篇作盜竽其解曰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盜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蓋古本如此當從之

蜂蠆虺蛇不螫

五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毒蟲不螫注云蜂蠆虺蛇不螫是此六字乃河上公注也王弼本亦當作毒蟲不螫後人誤以河上注羸人之

猛獸不據

樾謹按據當作虞說文豕部虞鬪相豕不解也从豕
虎豕虎之鬪不相捨一曰虎兩足舉然則於猛獸言
不虞正與於毒蟲言不螫同今作據者段字耳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五十五章

樾謹按全字之義未詳王注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
身故能全長也說殊未安河上公本全作峻而其注
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
所致也是以陰字釋峻字玉篇肉部腴赤子陰也峻
卽腴也疑王氏所據本作全者乃全字之誤全者陰
之本字蓋陰陽字本作全易其從自者陽則山南水

北陰則山北水南竝以地言非全易之本義也老子
古本蓋從古文作全而隸書或作全武梁祠堂畫象
陰字左旁作全是也全字闕壞止存上半則與全字
相似因誤爲全矣是故作全者老子之原文作全者
全之誤字作峻者其別本也王氏據誤本作注不能
訂正遂使老子原文不可復見惜之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樾謹按此下本有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後人
因已見於五十二章而刪去之耳淮南子道應篇引
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是古本有此二句之明證
且用其光復歸其明正見物不可終壯之意故下文
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今脫此二句則與
下文之意不屬矣文子下德篇曰知和曰常知常曰
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元同用其光復歸其
明亦有下二句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五十七章
樾謹按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
眾甫之發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

哉以此竝用以此二字爲章末結句是其例矣下文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爲一章今誤合之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五十九章

樾謹按困學紀聞卷十引此文兩服字皆作復且引
司馬公朱文公說竝云不遠而復又曰王弼本作早
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爲復今按韓非子解老篇
曰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離於患
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
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然則古本自是服
字王說非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六十一章

樾謹按古以字與而字通周易同人象傳曰文明以
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知昭十一年左傳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
而隕其身孟子告子篇曰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
軍之師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竝以而
互用是其義同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
下大國則取大國猶曰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小
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

句文義無別疑有奪誤當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
而取大國蓋卽承上文而申言之一句作以一句作
而以而互用正與前所引諸文一律因下文有大國
不過欲兼畜人句兩大國字適相連屬古人遇重文
每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此文云故或下以
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
過欲入事人古本兩大國字不重書止作大 二國二
後人傳寫奪之因以大國字屬下句而以或下而取
四字爲句并上句小國字亦刪去之使兩句一律而
其諛不可曉矣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六十二章

懋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人間篇引此文竝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下美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懋謹按唐景龍碑及傅奕本竝作求以得正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當從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九字爲句乃設爲問辭以曉人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言人能修道則所求者可以得有罪者可以免也不曰字邪字相應猶言豈不以此邪謙不敢質言也

不云故爲天下貴則自問還自答也河上公本不曰誤作不日因曲爲之說曰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失其義矣

報怨以德 六十三章

懋謹按論語子路篇以德報怨朱文公集注曰或人所稱今見老氏書然老氏之意實不如此第三十六章云將欲翕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疆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第四十二章云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此云報怨以德其旨一也下文言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夫圖難於易善於圖難者也爲大於細

善於爲大者也然則報怨以德正深於報怨矣第七
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之說大抵如此
朱文公引以證論語或人所稱失老子本旨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六十七章

懋謹按韓子解老篇作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
長事器異文或相傳之本異或彼涉上文事無不事
句而誤皆不可知至故能下有爲字則當從之蓋成
器二字相連爲文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杜注曰成國大國昭五年傳皆成縣也成縣亦
謂大縣然則成器者大器也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

可爲也爾雅釋詁神重也神器爲重器成器爲大器
二者竝以天下言質言之則止是不敢爲天下先故
能爲天下長耳乃上言天下而下變文言成器古人
自有此例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
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淵所附本是
夫子因上句言夫子故下句變文言驥尾顧氏炎武
謂是同避段借之法是自宋以來儒者不以修辭
爲事莫窺斯祕矣

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八章

懋謹按此文王弼無注河上公以是謂配天四字爲

句注云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三字爲句注云是乃古之極要道也然此章每句有韻前四句以武怒與下爲韻後三句以德力極爲韻若以是謂配天爲句則不韻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謂配天之極六字爲句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力其衍古字者古卽天也周書周祝篇曰天爲古尙書堯典篇曰若稽古帝堯鄭注曰古天也是古與天同義此經配天之極侘本或有作配古之極者後人傳寫誤合之耳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六十九章

樾謹按哀字無義疑襄字之誤史記梁惠王李襄王立襄王卒哀王立據竹書紀年無哀王顧氏日知錄謂哀襄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又按秦哀公陳哀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作襄公是二字之相混久矣襄者讓之段字周官保氏職鄭注襄尺釋文曰襄音讓本作讓是古襄讓通用上文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敢進寸而退尺卽所謂讓也故曰抗兵相加讓者勝矣亦卽七十三章不爭而善勝之意因段襄爲讓又誤襄爲哀故學者失其解耳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一章

樾謹按上文已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則文複矣韓非子喻老篇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當從之蓋上言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無病兩意相承不病者不以爲病也韓非所謂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言是也無病則莫之能病矣此越王所以霸武王所以王也

常有司殺者殺

第七十四章

樾謹按常當作尙與第一章非常道非常名諸常字同尙者上也上有司殺者謂天也河上公注曰司殺

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是正作上字解

木強則兵

七十六章

樾謹按木強則兵於義難通河上公本作木強則共更無義矣老子原文本作木強則折因折字闕壞止存右旁之斤又涉上句兵強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共字則又兵字之誤也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卽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七十章

樾謹按賢下當有乎字其不欲見賢乎文義方足乎者語之餘古人多不著於文字而使讀者自得之尙

書西伯伐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亦有乎字而經文無有卽其例矣

無德司徹

樾謹按古字徹與轍通二十七章善行無轍迹釋文作徹引梁注曰徹應車邊今作彳者古字少也然則此文徹字亦與彼同矣有德司契無德司轍言有德之君但執左契合符信而已無德之君則皇皇然司察其轍迹也河上公解善行無轍迹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此卽可說無德司徹之義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八十章

樾謹按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曰甸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然則什伯之器猶言什物矣其兼言伯者古甸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其證也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禮記祭義篇曰甸旅什伍彼言什伍此言什伯所稱有大小而無異義徐鍇說文繫傳於人部伯下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佰共用器謂兵革之屬得其解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徒兩

句一律下文云雖有舟輦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
陳之舟輦句蒙重外不遠徙而言甲兵句蒙什伯之
器不用而言文義甚明河上公本什伯下誤衍人字
遂以使有什伯四字爲句失之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第八十一章

樾謹按此當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與下文善者不
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文法一律河上公
於信者不美注云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是
可證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於美言不信注
云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疑

諸子平議卷八

此注爲後人增益其原文云美者孳孳華詞不信者
飾偽多空虛也自經文誤作美言不信後人因改注
文美者爲滋美之言者不詞甚矣

君子進不

子八

三

句一律

千人

有舟無所乘之

無所

陳之舟也句蒙重外不遠徒而言甲兵句蒙十伯之器不用而言文義甚明河上公本什伯下美術人字遂以彼有什伯四字為句失之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諸子平議卷八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文法一律河上公

於信者不美注云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是文美者汎濫美之言者不歸其矣也於美言不信注相說空虛出自繇文謂其美言不計於人因於世也其說於人計益其取文云美者華華歸不計者

諸子平議卷九

諸子平議卷九

德清俞樾

墨子一文未精辨辨出於論曰於辨不辨之意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親七

樾謹按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氏沅校注曰抑安也猶曰安其大醜於文義未得也因嚴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

榘謹按內當作衲卽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
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
體作衲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說
曰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殊失其旨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詒詒焉可以長生保國
榘謹按王氏念孫斷焉字下屬爲句謂焉猶乃也其
說是也支苟二字畢云疑誤今按支苟乃積穢二字
之假音說文木部榘積穢也徐鍇曰積穢不伸之意
然則積穢者詒詒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凌壓而
不得伸亦必詒詒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

必有詒詒之下是也

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

榘謹按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錐此其
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
井四喻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
𠄎近字古文作𠄎篆書作𠄎兩形相似而誤禮記大
學篇舉而不能先先乃近字之誤與下退而不能遠
相對成文說詳羣經平議可以與此互證

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榘謹按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

上已當爲人已之已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已謂與己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爲之說非是

是故谿陔者速涸逝淺者速竭

懃謹按逝當讀爲澁古字通也詩有杖之杜篇噬肯適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澁猶逝之通作噬也成十五左傳則決雖澁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澁杜預王逸注竝曰澁水涯澁淺與谿陔

對文因及逝爲澁其義遂晦王氏引之謂逝當作遊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泥其形矣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

雖有學而行爲本焉 修身

懃謹按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卽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旣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

義同或它本自有作君子者而馬氏誤移作首句傳
寫者乙正之仍從古本作士雖有學而篇首君子二
字失於刪去耳

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越謹按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
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
聞上句竝無者字是其證

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越謹按徧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燕
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擣于三豆今文辯皆

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所染

越謹按畢云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為卻晉有卻氏
然晉有卻氏未聞有卻偃也王氏念孫曰高當作寧
卽城郭之郭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今按王
說得之矣然必謂高是寧之誤則猶求之形而未求
之聲也高與郭一聲之轉耳故從高得聲之字玉篇
塙音口角切敲音口卓切齧音胡角切然則高亦可
讀如郭矣詩緜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郭偃之
為高偃猶郭門之為皋門也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

法儀

樾謹按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竝無五者

賊其人多故天禍之

樾謹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天福之

相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

七患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按王說是矣然以憂爲

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豈言持祿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竝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旣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恙交恙卽養之段字古同聲而通用莊子至樂篇若果養乎予果歡乎養當讀爲恙爾雅釋詁恙憂也故與歡爲對文也此云仕者持祿游者恙交恙當讀爲養後人不達段借之旨引爾雅恙憂也之訓

以釋之遂有改其字作憂者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
所言不忠所忠不信
穡謹按言乃信字之誤
二穀不收謂之旱
穡謹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為二穀不收之名疑旱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罕饑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饑猶饑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嗷嗷猶歉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

為者疾食者眾則歲無豐
穡謹按疾當為寡為之者寡食之者眾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為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
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穡謹按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
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

子九
六
樾謹按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
此非云益煖之情也

樾謹按情猶實也煖之情猶言煖之實云益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煖之情猶曰此非有益煖之實上文曰冬則輕煖夏則輕清而此獨言煖者衣固以煖為主耳

冬則凍冰夏則飾饘

樾謹按畢解飾字曰若覆食之幕然凍冰二字一義飾饘二字亦必一義不當如畢氏說也飾疑餽字之誤論語曰食饘而餽冬則凍冰夏則餽饘兩句文義

正一律餽字右旁之曷隸書或止作𠂔而飾字隸書或以飭爲之兩形相近故誤耳

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三辯

樾謹按非字衍文

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第期爲茅茨然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

宮室言也下文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
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今作茅茨則真無樂矣疑後
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
而闕其疑

以勞殿賞

樾謹按畢云殿讀如奔而殿此殆非也論功行賞勞
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
轉文選江賦注曰澱與淀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澱之
與淀也詩采菽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卽
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通禮記檀弓篇

主人旣祖填池鄭注填池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
周官司士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
殿奠文異而義同

舉公義辟私怨

樾謹按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說非也豈有私怨
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
辟私怨謂惟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
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爲弭此
辟字或從鄭讀亦通

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樾謹按畢云下疑脫一字非也施當讀爲惕尙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卽敬懼而惕交義已足非有闕文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尙賢中

樾謹按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

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

樾謹按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

養之誤

旣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曰字爲有字之誤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旣云若法卽旣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

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
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樾謹按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
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
尚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
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
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
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
其旨下篇同

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
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
之明與天地同常

樾謹按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
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
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皆隔句爲韻中二
句承衎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
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韻矣又
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旣云若地之普又云
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

樾謹按灰字之義不可曉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段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為主故止作反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

昔者伊尹為莘氏女師僕

樾謹按師當為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尚同上樾謹按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

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舊猶未去也

樾謹按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亦與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尚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一律可證

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樾謹按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為五刑以治其民十一

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運役卽連收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

尙同中

樾謹按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旣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

篇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磨字皆曆字之誤曆卽歷之段字也說本王氏念孫此歷字誤作靡被曆字誤作磨古書之晦久矣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

樾謹按此本作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今作不避者篆文相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而辟天鬼之所憎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
樾謹按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解曰幾讀

如關市譏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
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
傳訓幾爲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
語周語注日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
并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
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
亂天下

機謹按之衍字

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尙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
機謹按畢云而讀與能同又據文選東京賦注引此

文作占者聖王惟能審以尙同是故上下通情因增
入審字故字王氏念孫謂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
卽情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
旁記情字而誤入正文又衍爲字耳文選注作通情
者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今按其說皆是也惟以爲
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
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
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尙同爲政上下
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爲正長
上下不應矣且旣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

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
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
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
爲政也若作尙同以爲正長卽失其義矣下篇云聖
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選注刪此句
畢氏王氏說亦未及故具說之

助之動作者衆卽舉其事速成矣

樾謹按此本作卽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
言卽其卽則古通用也今作卽舉其事誤

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

樾謹按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卽中
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情將欲爲
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刪中
字耳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實
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卽中情也
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樾謹按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爲政
二字當據下篇補

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尙同下

樾謹按賞下當有罰字義見上文而不可當作不可

而猶言不可以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

樾謹按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
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為政者說故此云胡
不審稽古之始為政之說乎

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同於天子

樾謹按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
義以尚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
同於天竝無下義字是其證也畢校已及之矣上下
文竝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猗嗟篇舞則選兮

毛傳訓選為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
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
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

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

樾謹按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義見

上下文

先之譽令聞先人發之

樾謹按畢校云先之二字一本作光當從之光廣古
通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

臣自愛不自愛君

兼愛上

三十一
三
懺謹按下自字衍文也上文子自愛不愛父弟自愛
不愛兄皆無下自字

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利其身

懺謹按兩人字下竝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
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
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
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
身竝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

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

兼愛中

懺謹按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

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
不以濯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卽其證也言國與國
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
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
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
此同義

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懺謹按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乃反言以
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
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

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
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
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
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
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
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
之難物於故也

樾謹按君臣相愛至富不侮貧四十字本在上文人
與人相愛則不相賊之下然而今天下之士子墨子

言曰十二字當作然而今天下之君子曰王氏念孫
已訂正矣惟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句亦難解於故二
字當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
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
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
義矣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
樾謹按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
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
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

連獨無兄弟者

樾謹按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熒或作嚶皆假音然鰥熒嚶三字聲皆不與連相近畢說非也連當讀爲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運枯形于連嚶列埒之門高注曰連嚶猶離嚶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爛漫失其識業也然則流連卽流離也亦其證也

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兼愛下

樾謹按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

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爲對文可證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必將無可焉

樾謹按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必將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

疾病不侍養

樾謹按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侍非是非命下篇下以待養百姓待亦當作持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

樾謹按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

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

樾謹按爲吾身上當有若字上文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是其證

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樾謹按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

故約食爲其難爲也

樾謹按其當作甚下二句竝同甚難爲卽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

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非攻中

樾謹按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

古者吳闔閭敎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古樾謹按教下疑脫士子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
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
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箇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
有此法矣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 非攻下
樾謹按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
侵凌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 同甚樾謹按
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

樾謹按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
作博字則不可通

率不利和

樾謹按率讀爲將率之率利卽和字之誤而衍者
糧食不繼際食飲之時

樾謹按之時當作不時王氏念孫已訂正矣際字王
云未詳今按際卽際字張遷碑臆正之際是也昭四
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
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際不
際卽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

同後人不達僚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兩
存之遂作不繼僚耳

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

樾謹按動乃重字之誤中篇曰則是棄所不足而重
所有餘也是其證

天不序其德

樾謹按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
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
字誤作序不可通矣下文曰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
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序亦享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九

諸子平議卷九
德清俞樾
樾謹按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
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
字誤作序不可通矣下文曰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
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序亦享字之誤

同後人不連條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
存之遂作不繼條耳
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
繼謹按動乃重字之誤中篇曰則是棄所不足而重
所有餘也是其證
天不序其德

繼謹按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
齒平平瀟卷此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
字誤作序不可通矣下文曰量我御舉之費以計諸
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和焉序亦享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十

德清俞樾

墨子二

芊鉏不加者去之 節用上

樾謹按芊鉏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
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醢鮮且者鮮醢也
說文耑部醢合五采鮮色從耑盧聲詩曰衣裳醢醢
鮮色謂之醢故合而言之曰鮮醢今詩作楚楚毛傳
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醢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
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

子十
龔從盧聲盧從且聲故龔得以且爲之如籀文遽小
篆作退或作徂而詩溱洧篇士曰旣且釋文曰且往
也則卽以且爲之是其例矣

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

樾謹按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

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
楫不易津人不飾

樾謹按利當作制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上當作止止
當作上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文義甚
明兩字互易不可通矣畢氏但訂正止字未訂正上

字故爲補訂之

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

節葬下

樾謹按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
之云云共六十四字畢氏謂與下文複故刪之今按
畢說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
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可證
也然兩文均有錯誤此當云仁者將求興天下之利
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下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
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也文義方明其下云且
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

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正承此兩文而言又按目故二字文義不順蓋終身勿爲下舊有也字且卽也字之誤

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

樾謹按車乃庫字之誤北乃比字之誤漢書王尊傳師古注曰比周也比乎身猶言周乎身

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

樾謹按蚤朝下脫宴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宴退二字文義未完尙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尙賢篇

與夜寢夙興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暮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

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

樾謹按細字無義蓋卽上句絀字之誤而衍者絀本作絀因誤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賦玉篇貝部賦作郎切藏也是埋賦卽埋藏也賦賦相似因而致誤耳賦字雖說文所無然藏字亦說文所無且從艸無義不如從貝之爲勝玉篇收賦字而訓爲藏或轉爲古字古義乎

財以成者扶而埋之

榘謹按扶字義不可通扶乃抉字之誤廣雅釋詁抉穿也抉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宀部突穿也又曰窆深抉也義竝與抉相近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

榘謹按王氏念孫曰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然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之誤

內積奚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榘謹按內積奚吾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皆

字之誤也奚后卽譏詬之段音說文言部譏恥也重文譏曰譏或從奚又曰詬譏詬恥也重文詢曰詬或從荀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譏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奚詬奚卽譏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卽譏之省后卽詬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譏詬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竝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無封

榘謹按畢注云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然上云旣泚畢云泚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

無窆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窆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無封言不爲墳也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

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樾謹按義猶善也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瘡惡釋文曰尙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

樾謹按渠舊作兼畢據列子改今按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卽此國也

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

天志

樾謹按畢改兩日字皆作日然上日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語也言字卽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日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屢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爲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晏者清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且知晏陰蟠知雨竝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逃避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

子十
五
覩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
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逃避起下文
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
暮途遠是但知晏晚之義而忘天清之本訓宐於墨
子之意不得矣

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懋謹按下之字當在知字下畢校已及上之字當在
天字上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君諸侯士庶
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
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

當作天之爲政也畢校未及故具說之

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

天志中

懋謹按三善字皆言字之誤隸書善字或作善張遷
碑有張良善用籌策靈臺碑君子善之孫叔敖碑去
不善如絕紉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
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
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
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
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政也竝無

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
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
相爲不利哉

懺謹按臣國當爲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
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邀遂萬物以利之

懺謹按邀遂二字義不可通邀當爲邀疑本作邀或
作邀傳寫誤合之爲邀邀而邀又誤爲遂耳邀與交
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
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地是交邀古通用也邀萬物以利之卽交萬物以利
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兼愛中篇曰以
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又曰況兼相愛交相利與
此異矣又曰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
利下篇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
親行之非命上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然則
愛言兼利言交固本書之通義矣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謂也

懺謹按非上脫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
天之所爲也謂當作爲古字通用下文正作爲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樾謹按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厚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

天志下

樾謹按極戒卽儆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

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儆矣亟又與尙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卽從尙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亟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儆相近

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

樾謹按此上脫誰爲貴天爲貴六字中篇曰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是其證
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

樾謹按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

正作天賊

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樾謹按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竝有知字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竝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

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
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寬者下當有闕文蓋
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作轉語今無他
據不敢臆補

比列其舟車之卒

樾謹按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舟車之卒
伍是其證也皆列卽比列王氏念孫說

而況有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

樾謹按担字無義當爲衍文蓋卽垣字之誤而複者
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蚤索竊人之牛馬一

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文也下文踰人之墻垣相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担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担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脫担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與角人之府車

樾謹按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內角隸書作角兩形相似而誤

於先生之書大夏之道之然

樾謹按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

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 明鬼下

樾謹按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

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樾謹按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

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卽涉下文而衍明
察此字卽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
故知此文無明字也

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
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

樾謹按必使吾君知之絕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
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韋
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
可爲證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
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

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
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
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卽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
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
御覽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

袿子杖楫出

樾謹按下文袿子舉揖而橐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
本作袿子揖杖出下文文本作袿子舉杖而橐之尙書
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挾也此揖
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爲杖揖後人遂改下文之舉

子十
杖爲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稟之猶定二年左傳云
奪之杖以敵之稟卽敵之反音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速也

懋謹按畢云品當爲盟下請字當爲情王氏引之云
上請字當爲諸下請字卽情字墨子書通以請爲情
不煩改字今按二說皆是也惟先字之義尙不可曉
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
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卽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
夫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失見北海相景君碑兩
形相似而誤

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

懋謹按董字無義疑董字之誤董借爲謹言不可以
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暨水土以待乎天董尹知章
注曰董誠也訓董爲誠卽讀董爲謹也說文董古文
作董形與董相似故誤

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

懋謹按葆土無義土疑玉字之誤葆玉卽寶玉也史
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卽其例也
古之伐國者或取其田野或俘其寶玉故禹自言予
非爾田野寶玉之欲也

湯乘大贊

樾謹按畢云贊疑輦字實非也湯乘大贊即書序所謂升自陬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陬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閒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即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陬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在耳

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
樾謹按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

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驩聚眾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當據補
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

樾謹按弟兄當作兄姒義見上文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樾謹按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為事者見兼愛

中篇

非直培潦水拆壤坦而為之也

樾謹按畢氏改坦為垣是也壤疑壞字之誤培者說

文手部云杷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掇拆者說文广部云庠卻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掇取之毀壞之垣而拆卸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掇潦水拆壞垣而爲之也王氏念孫以此二語爲未詳故具說之

意舍此

樾謹按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

益於飢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正墨子文法之妙王氏念孫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卽我未必然也

樾謹按我下脫以爲二字當據上文補

明不轉朴

樾謹按此句義不可曉下文作眉之轉朴更爲無義疑眉字乃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扑亦以形似故誤扑者變之段字尙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卽其例

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

越謹按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興其藝鄭注曰興
之言喜也歆也尙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
眾功皆興揚雄勳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喜
一聲之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卽本篇
非樂之樂萬謂萬舞也

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

越謹按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
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爲而廢大人

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
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
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

越謹按畢云野于疑作于野實非也此本以啟乃淫
溢康樂爲句野于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卽下文所謂
渝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正同將將
銘莧磬以力疑有脫支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
食字爲韻畢失其讀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

百姓之諱也

非命上

樾謹按諄讀為惇說文心部惇憂也猶曰百姓之憂也故下文曰說百姓之諄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畢引爾雅諄告也釋之非是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樾謹按則上脫移字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善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念孫謂則即利字之誤而衍者非

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

樾謹按則上吾字豈上利字竝衍文

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

樾謹按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為衍文說詳下

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樾謹按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為衍文蓋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

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
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
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
文義未合卽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
居然可見矣

今故先生對之曰

非命中

樾謹按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
說畢謂生當爲王非是

是故國爲虛厲身在刑僂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
樾謹按必不能曰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

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

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非命下

樾謹按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
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
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

樾謹按下文又云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二
字畢云未詳竊疑是大子發之誤古人作書或合二
字爲一如石鼓文小魚作鯨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尠
是也此文大子字或合書作尠其下闕壞則似太字
因誤爲去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大子

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
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俎以燎之注曰得白魚
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
篇以太子發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
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爲
太子發以別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
之例也
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
樾謹按尙當讀爲上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

樾謹按蕢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
見

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
父宗兄而卑子也非儒下

樾謹按親伯父宗兄句文義未明王氏念孫謂親伯
父宗兄親當爲視其說是也王氏引之謂而讀爲如
亦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爲可
據今按視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卽庶子乃取卑
小之義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曰卑小也故
凡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廣雅釋詁稗小也方言曰

子十
六
簾小者謂之箒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於是有裨海環
之索隱曰裨海小海也漢書衛青傳得右賢裨王十
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
稱正與裨王裨將一律矣
秉轡授綬如抑嚴親

樾謹按抑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篇以御其溝池
王氏引之謂御當爲抑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
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
互證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

樾謹按此本作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脫上古字
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亦當作必古言古服脫
下古字

巧垂作舟

樾謹按巧垂當作功垂字之誤也周官肆師職注曰
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垂卽工垂也莊子胠篋篇
僮工倕之指釋文曰倕音垂堯時巧者也堯典咨垂
女共工是稱工垂者工其官垂其名

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
樾謹按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

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

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

樾謹按豫猶儲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買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是豫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蓄其力也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議失其義并失其讀

雖恐後言

樾謹按雖當作唯古字通也上文有見利二字蓋言

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已亦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

樾謹按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

致行下必於上

樾謹按此本作教行於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為文教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

深慮同謀以奉賊

樾謹按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對為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

其道不可以期世

樾謹按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示字之誤古文其字作示見集韻示誤為示因誤為期矣

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苟為說文自急敕之苟而非苟且之苟謂曩以生為急今以義為急也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為苟生為苟義不言以生為急以義為急也此字仍當為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而止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並有賓為苟敬之文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為苟生為苟義正與為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臆改也淮南子

繆稱篇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

諸子平議卷十

此篇論文義之正與此相近... 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 諸子平議卷十... 繆與文與商主合與...

